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六月辛卯朔上批聞淮南旱甚其令轉運司  
委州軍長吏禱名山靈祠 賜河北西路轉運司錢二  
十萬緡以判官李稷言本路放稅多闕諸軍廩給故也  
詔駙馬都尉王詵罰銅三十斤坐嘗因事至睦親宅

見趙世居交語雖會降特罰之

癸巳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徐禧為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提舉絳隰州義勇保甲禧先與范百祿爭李士寧妖妄熒惑事詔曾孝寬張琥鞫實未竟而禧遷 權發遣熙河經畧使高遵裕言洮州既未修築及置官吏其新附之衆亦宜畧有統制使之漸習漢法詔以崇儀副使趙醇忠為洮州漢蕃鈐轄免出巡皇城使包順為青唐一帶并岷洮等州蕃部都巡

檢使岷州青唐巡檢陳義方弓箭手巡檢董行謙兼洮  
州蕃部巡檢並同管勾蕃部以洮州有馬蕃勇敢岷州  
并和川寨弓箭手各二百人益以蕃落兵合五百人隸  
醇忠義方行謙即岷州置廨舍歲使公用錢千緡以備  
犒設 內藏庫言楚濠州運絹三千匹實本庫歲納之  
數三司廼乞寄納於左藏庫乞詔三司遵守條制毋下  
諸庫寄納上批係內庫路分上供錢帛三司毋得別作  
名目移寄致虧年額

甲午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措置淮浙鹽事 詔翰林醫

官使副使並五年一磨勘醫官副使以上舊無磨勘法  
副使遇推恩即改正使至是立法以資遷東班諸司使  
副使仍舊兼醫官使副使其副使遷至軍器庫副使乃  
遷醫官使 法寺言三班借職南世景坐監主自盜無  
官犯罪有官事發以贖論詔世景勒停展三期叙自今  
比類樞密院取旨

戊戌龍圖閣待制同羣牧使兼同判軍器監曾孝寬罷

軍器監孝寬乞解官侍養詔免羣牧司而孝寬願領羣  
牧司故從其請尋詔孝寬仍權發遣軍器監候沈括還  
日罷權發遣軍器監據御集乃十一月事賜都水監丞司度僧牒二百  
市埽岸物料

己亥提舉崇福宮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傅堯俞落職  
追一官勒停坐知徐州日不受朱唐告李逢謀逆狀法  
寺當絞以失減及去官會赦特絀之

辛丑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自大中祥符六

年修定至今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  
有升降兼所載古迹有出於俚俗不經者乞選有地理  
學者重修三館祕閣刪定其後又專命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趙彥若獲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仍就祕閣  
不置局彥若免刪定從之及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  
圖更賜名曰九域志 詔宗室大將軍遷至遙郡刺史  
以上更不遷環衛官故事宗室磨勘遷遙郡刺史以上  
不遷環衛官覃恩則并遷三資熙寧中修磨勘法并遷

環衛一資蓋有司之誤至是正之

壬寅永興軍路安撫使羅拯言昨任發運使計置金銀錢絹總百八十五萬緡乞令奏計發運使催督部押上京從之

甲辰開封府言趙居之子孫并其乳母等衣服損壞舍屋踈漏每須上聞乞自今止從本府下所屬應副從之  
乙巳福建路轉運使言請如通判福州方恭議開本路溪灘從之仍詔以寬剝役錢給其費  
韓縝奏乞面陳



利害上謂王安石曰縝但要入京耳必無甚利害安石曰恐有親見利害須面陳上曰縝前因北使來便云敵必生事後有何事縝喜張皇妄說耳

丙午詔判都水監李立之丞王令圖主簿李黼勾當公事陳祐甫各罰銅二十斤立之出知陝州前判監衛尉少卿知陝州宋昌言汴口官都官郎中王琬都官員外郎顏處恭西京左藏庫副使劉文應各降一官改昌言知丹州並坐閉營家口不當也王安石初議汴口官及

昌言為一等當奪一官立之等罪止贖銅上欲罷立之  
都水與郡王珪又言昌言專受指相度罰宜更重安石  
曰琬言昌言明與人言執政意必欲閑琬屢爭弗得上  
曰既如此不奏乃依違何名守官安石曰此所以與昌  
言同罰然昌言誠宜更重乃奪昌言陝州而使立之代  
之

閏四月乙未可參照

都水監言汴蔡兩河可就丁字河置牒  
通漕從之時有詔糴京西米赴河北封樁患蔡河舟運  
不能達河北故水官侯叔獻劉璿建議汴蔡兩河間有

丁字河可因其故道鑿隄置閘引汴水入蔡河以通舟

運河成可漕

河渠志八年詔京西運米於河北于是侯叔獻建請因故道鑿隄置閘引汴水入于

蔡河以通舟運河成可漕朱本增入今因之元豐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可考

詔增河南府

超化寺歲度僧二人賜紫衣一人以上批寺乃釋迦佛

舍利所在於畿內最為靈迹近兩禱雨即隨獲嘉應聞

歲止度僧一人頗闕人修奉故也

丁未同修經義呂升卿言周禮詩義已奏尚書有王雱所進義乞更不刪改從之時升卿輒刪改安石雱詩義

安石雋皆不悅故升卿有是言然亦不能解也

此據墨本九月

十二日所書朱本削去今移入此九月十二日所書更詳之

賜趙思忠熙河兩州

地五十頃內賜其妻包氏并裕羅勒齊各五頃初思忠乞

管勾熙河蕃部包氏乞安鄉城開酒場經畧司以為不

可故以地予之

七年十二月四日可考

王安石得疾上遣醫視

之不令受事例安石曰白上乞令受上曰朕已支賜不

須爾安石固請上曰少與之勿多也上因留安石諭以

呂惠卿甚恠卿不為升卿辦事言卿前為人所誣極力

為卿辨今臣為人所誣卿無一言朕說與極為卿兄弟  
解釋又疑小人陷害朕問是誰乃云在側似疑練亨甫  
深疑練亨甫何也安石曰亨甫臣所不保然惠卿兄弟  
無故沮抑亨甫臣勸之勿如此恐反為其所害亨甫陷  
害惠卿臣所不知然亨甫實未見其闕而惠卿兄弟多  
方疾惡之實為過當大抵惠卿兄弟好逆料人將為姦  
上曰亨甫實機警此必有小人交關其間小人須斥去  
不然害及國事安石曰不知誰為小人上曰必曾致也

安石曰陛下何以疑其然上曰料其必如此修經義了  
即與在外差遣安石曰曾叟材能以人望亦可以作檢  
正臣向說與惠卿未欲如此過疑者恐衆惡所集必累  
及惠卿耳上又曰惠卿自許太過言望卿來戮力時事  
却屢稱病不治事積事以委臣臣恐將來致傾敗臣預  
其責又言練亨甫以臣兄弟少貧賤更事識小人情狀  
故尤忌疾臣兄弟言卿不能知小人情偽故亨甫利卿

在位

曾叟檢討在七  
年五月七日

戊申中書言近詔運米百萬石往澶州北京計道路糜費不少請歲給米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至收成時令於澶州北京及緣邊州軍入米粟麥封椿候有脩遇物價貴聽糴便司權住入中借兌支用須歲豐補還其市易司所糴如價高令以漸計置從之先是上令中書勘會運米費錢若干中書進呈約三十七萬貫上恠其多曰向曾比較那得費如許王安石曰此乃約數然

亦必不少矣更比較實數進呈安石因言俵糴事以為  
非特歲漕百萬石比今法可省六七十萬貫錢又可權  
河北入中價河北大河無事諸河又已循道所出地及  
淤田至多即歲增出斛斗不少既遇斛斗貴佳糴即百  
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減是雖有任糴之名而實須有物  
可糴府界淤田歲須增出數百萬石民食有限物價須  
歲加賤俵糴轉之河北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上以為然

呂惠卿日錄八年九月十六日進呈罷運米令市易俵  
放文字余曰元初只見在京八十價糴了米司農寺以



一百價賒糴了米又東南八十價折斛即是不得八十  
價米又以二十文致到河北不過一百文糴一斗六七  
分粟米不為貴然本欲以外來物去河北令官中有備  
則和糴價可減不為商賈所操安石欲以粟米易之固  
甚善然綱船兵梢也不易許多時安排得成次第且待  
糴得粟米後換粳米也不妨是他須要直罷了亦不柰  
何然因換得粟米後便說道轉變得息錢一百萬總是  
亂道除以粟米易粳為異外等是從外處搬物由黃河  
到河北其餘百般變轉得利只是市易司買賣于他運  
米甚事才與商量便惡發安石去後是他所立底法為  
愛護如此只是恐他來不得聞朝班中有曹玠呼臣為  
護法善神是他到來措置過事須要改盡只如市易事  
吳安持怎盡會得只見韓絳馮京要壞此事臣計算到  
約有一百三十萬貫息故每起請須要他看過行得方  
教入逐貼貼地没人語言自呂嘉問到來說並措置得  
不是道是無他不得臣見安石來便不能管得而今也

又有一百一十餘萬息錢其餘措置若無本末臣怎敢  
做臣亦量臣力尋常事聞陳得官家一時會盡方始奉  
行見得安石奏事陛下有沉吟中間安石便自道了你  
既如此須是無心始得然其他不曾見別有事只是臣  
面上如此許多年相知厮共做了許多事下梢却恁地  
按此事即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惠卿云安石欲罷河東  
運米而行市易俵放之法惠卿以為非便者也初今運  
米河北乃六月十八日事不知安石罷此却行市易俵  
放之法的係何時今  
附注此更徐考之 三司使章惇言河北京東鹽院

失陷官錢甚多諸路權鹽獨河北京東不推官失歲課  
其數不貲乞差官同王子淵詣海場并出產小鹽州縣  
與當職官吏并兩路轉運司相度利害以聞從之時子淵  
為

何官明年八月河北鹽法乃復舊子淵或為糶便當檢

明年八月一日上批

河北鹽法可速依舊朱本移入此今從墨本仍附本日  
要之實錄載此事兩俱疎畧更須考詳按元祐元年閏  
二月呂陶言熙寧八年章惇任三司使起請乞京東河  
北擁鹽其奏狀乃曰河北陝西並為邊防今陝西擁鹽  
而河北獨不擁此祖宗一時誤恩也有旨依惇所乞召  
京東提舉鹽事周革入議委陳朴王子淵相度文彥博  
奏罷之蘇軾與文彥博書載章惇言政如呂陶言軾因  
說彥博令奏罷擁鹽如陶所言則是彥博果奏罷擁鹽  
也慶歷六年十一月張方平對語可參照沈括自誌云  
括權發遣三司使事市易司欲歲輸三司鈔三十萬緡  
以請河北北京東西路鹽稅欲自推賣括以為太祖常降  
墨敕河北無得禁鹽慶歷中又欲官收其利仁宗復詔  
罷之至今刻詔於北京望宸閣祖宗之戒猶在耳而背  
之不可其後京東轉運司竟用其說齊魯之間大騷而

主司以罪去按括八年十月十二日權發遣三司事實  
代章惇惇先有權議既不行不知市易司何時復有此  
議當考十九日惇又議權河東紹聖曾布云云食貨志  
第五卷河北舊禁鹽建隆四年頗通商開寶三年乃悉  
罷權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權鹽獨不行於河北京  
東官失鹽課不貲請遣吏偕河北糴使官詣海場及煮  
小鹽州縣與當職官兩路轉運司度利害從之所謂小  
鹽偽鹽也於是詔提舉河北京東鹽稅革入議明年手  
詔三司河北鹽法可如舊庶  
商人不致疑惑虧損課額

都提舉市易司言漢州

積滯茶至千五百七十七駄不和雇步乘乞選官體量  
詔遣都官郎中劉佐維州團練推官都水監勾當公事  
杜常往究利害以聞王安石初欲遣佐以韓絳所惡乃

乞用常既而上令佐與常同往 詔緣北邊寨鋪使臣  
所管界至退縮并故縱人出入者劾罪不以去官赦降  
原減界至退縮者并統轄官以聞上謂王安石曰河北  
邊事自蕭禧去後便緩安石曰事要當不在急若措置  
雖急却不當但害事何補邊計上曰分將事乃日朞月  
削人見如此即更懈怠又言將下教閱事安石曰向時  
立教閱法若能推行信賞必罰即雖兵不在將下何緣  
不精上曰責人須令可以免責如要揀兵員老弱却不

由鈐轄都監鈐轄都監空被責何補安石曰自來揀兵  
員須是監司知州及兵官若不如法自監司以下嚴責  
降即孰敢滅裂且責降既嚴即上下自須力爭豈肯苟  
順監司知州而已今專令將官自揀將官亦只是自來  
知州之類為之不知為知州則苟簡為將官則懇惻是  
何理也若為將官責重則自可移於知州且人材一般  
若令三四人連職則容有一人奉法若人材未可知而  
專任一人其或苟簡誰復明其修舉者安石因言前歲

所修教閱賞罰至今尚未施行何故上言修未了故未  
施行上又言民兵亦未了安石曰邊路民兵易教不同  
府界略教尚已可用即邊路不愁教習不成緩則緩教  
急則急教不愁不為用上又言近歲費用橫多誠為  
不易將來但恐難為供億安石曰誠如此前歲所修教閱賞罰當考  
已酉分命輔臣禱雨 命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權  
知都水監丞劉璿提舉開廣沙河初昉璿言王供埽下  
有沙河故迹可開廣取黃河水灌之轉入枯河下合御

河即黃河隄置斗門啟閉其利有五王供廼向着埽免  
河勢變移別開口地一也漕舟出汴對過沙河免大河  
風濤之患二也沙河分水一支入御河大河漲溢沙河  
自有節限三也御河漲溢有斗門啟閉無衝注填淤之  
憂四也德博舟運免數百里大河之險五也開河用工  
五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三請發卒萬人役一月可成  
從其請而有是命

文彥博有劄子論列附九年十月末  
七年七月九日又八年九月五日七

日又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又十月末又十  
二月癸未朔又十年五月二十日庚午

詔令式所



修定宗室祿令不成文理未得頒行送詳定一司敕令所重定以聞於是刪定官魏沂罰銅十斤送審官東院詳定官沈括特釋罪中書言詩書周禮義欲以副本送國子監鏤板頒行從之詔諸州法司當直司司理院推司州院專差勘事司吏委提舉司相度隨宜立定人數法司毋過三人當直推勘司毋過四人月給食料錢雖多毋過十二千法司習學毋過兩人食料錢毋過五千以裁減役人廢罷耆戶長壯丁等錢充度事務繁

簡增損人數依轉運司吏行倉法初止行於江寧府至是司農寺請行之諸州又為立稽違差失許法司糾舉賞罰法自事務繁處為始

詔邊民典賣地與北界論

如私相交易律皆配黃河南本城許人告畝賞錢十千所典賣地勒犯人家或地鄰贖歸犯人家財不足官為借給已有北人居者官司婉順發遣其典買北人地者錢不追地不得耕兩地供輸與全屬南人典賣地者立法有差先是邊民以地與敵交易久則疆畔不明往往

生事慶厯中賈昌朝嘗為約束後屢申明不能禁止至是又著為法 三司使章惇言河東永利兩監鹽歲課

舊額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糧草增饒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纔售四五百縣官暗失錢數舖戶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纔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今若依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仍嚴禁私販歲課必大增羨緣邊糧草却用見錢糴買詔河東轉運使

范子奇趙子幾相度詳具條約以聞

十八日議權河北京東今又及河東

食貨志載惇言與實錄同但稍文耳今不別出九朝通略子奇雍孫也

李承之言河東

路奏舉教閱保甲巡檢若係監當止乞支與監當請受

王安石曰恐合與添支上曰善然陳恕惜起支定例亦

良是數雖少積之乃衆近歲或已有請受又攀例求驛

券如高居簡已請皇城司添支及出又攀例求驛券竟

不曾與如吳珪在外久然亦不曾與驛券安石曰凡奏

舉官勾當事須藉材而勾當出入須至陪費盤纏不如

安居守本職事若使材者勞苦在外而費用反不如不才者安逸而無費則孰肯就奏舉今如高居簡皇城司厚俸不支驛券可也然其在外勞苦比只在皇城司安坐之人則有差雖與驛券不為過如吳珪俸薄又自近歲內小臣出入人人畏謹奉法無敢受賂遺者若勞而不恤亦恐非聖政之善又如河東巡檢既是選舉又有教閱保甲之責又在陸行枯橋路分若更不依諸路請得添支即孰肯就奏舉者且用財省費當大計乘除今

以民兵代兵士弓手所省已多即於巡檢請受至少不足愛惜也

辛亥吏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王安石加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呂惠卿加給事中右正言天章閣待制王雱加龍圖閣直學士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升卿直集賢院並以修詩書周禮義解畢推恩也安石辭曰雱前以進書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除右正言天章閣待制既病不復預經局事今更

有此授極為無名上曰特除雱待制誠以詢事考言雱  
宜在侍從不為修書也今所除乃錄其修經義之勞褒  
賢賞功事各有施不須辭也惠卿亦辭給事中上曰卿  
於經義必多起發兼修書改官自有舊例是日中使促  
安石等令後殿告謝云上坐候乃入見辭所遷官上謂  
安石曰卿修經義與修他書不類又非特以卿修經義  
有勞也乃欲以卿道德倡導天下士大夫故有此拜不  
足辭也後雱又辭所遷職上欲終命之惠卿以為雱引

疾避寵宜聽故從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

朱史謂惠卿之語並無照

據遂刪去改云雱辭遷職上欲終命之而安石亦堅辭故寢其命今從墨史九月十二日惠卿云臣亦當奪官

可考

東頭供奉官董中令以捕獲李逢遷一官

壬子河東轉運司言祁洺盜李昌等前後四十九發潞州指揮使披帶班殿侍崔全應募率宣毅兵李慶等斬獲首級詔授全三班借職三班差使餘遷資有差詔

五服年月敕嫡孫為祖注增入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先是同



知太常禮院李清臣言五服年月敕嫡孫為祖注謂承重者為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又祖為嫡孫注云有嫡子則無嫡孫又封爵令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究尋禮令之意明是嫡子先死而祖亡以嫡孫承重則禮先庶叔不繫諸叔存亡其嫡孫自當服三年之服而衆子亦服為父之服若無嫡孫為

祖承重則須依封爵令嫡孫遠近以次推之且傳爵承重義當一體禮令明白固無所疑而五服年月敕不立庶孫承重本條故四方士民尚疑為祖承重之服或不及上稟朝廷多致差誤欲乞祖亡無嫡孫承重者依封爵令傳襲條餘子孫各服本服如此則明示天下人知禮制祖得繼傳統緒不絕聖王之澤也下禮院請如清臣議既而中書言古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適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卑之

義也至於商禮則適子死立衆子無衆子然後立孫今  
既不立宗子又不常封建國邑則嫡孫喪祖不宜純用  
周禮故有是詔 詔淮南兩浙江南荆湖路轉運司具  
旱災州軍以聞 上謂王安石曰沈括奏契丹地界事  
似已說得了當不知實如此否彼或更不遣泛使來安  
石曰契丹固宜無他既見朝廷許再遣泛使無所憚則  
必不再遣也 此據日錄二十二日事括以五月二十  
五日至北庭六月五日起離佳十一日  
括初至雄州敵避境不納責地不已數火邊候以示必

舉留雄州二十餘日蕭禧還乃納使人括草遺奏付其  
兄雄州安撫副使披其大意言臣不還敵必傾國為寇  
敵之器甲材武皆不逮中國所恃者惟衆而習勞苦不  
持糧制敵之術惟聚兵定武合西山之衆以守磁趙黎  
陽河狹而岸近折筭可濟當分澶魏之甲以塞白馬之  
津懷衛堅壁以塞洞道敵不得而西必出中路以趨河  
橋則決齊賈

原武天臺齊賈皆河埽名  
見元豐五年九月丁酉

以灌之雖百萬

可使之為魚矣唐河出於西山以囊壅之待其師還決

囊以斷其軍鎮定之師尾其復可蓬卷而覆也括至敵  
庭敵遣南宰相楊益戒就括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於  
樞密院使吏屬皆誦之至是益戒有所問顧吏屬誦所  
得之籍益戒不能對退而講尋他日復會則又以籍對  
之益戒曰數里之地不忍終於絕好孰利括應之曰國  
之賴者義也故師直為壯曲為老徃歲北師薄我澶淵  
河潰我先君章聖皇帝不以師徇而柔以大盟慶厯之  
初始有鴻和爾之訟

慶厯元年十二月庚辰  
侵耕蘇直等地當考

我先皇帝仁

宗於是有樓板之戍

樓板之戍當考武經邊防代州崞縣有樓板塞西至忻州雲內砦二

十里北至契丹界

以至於今今皇帝君有四海數里之瘠何足

以介國論所顧者祖宗之命二國之好也今北朝利尺寸之土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此遺直於我朝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敵人環而聽者千輩知不可奪遂捨鴻和爾而以天池請括曰括受命鴻和爾不知其他得

其成以還

通略云將至境而燕之民皆弛備反耕矣此據沈括自誌附此月壬子二十二日錄後

當考

三月二十六日

戊午括始受命韓縝云云已附注彼日當并考

沈括自有乙卯入國奏請并別錄載

使事甚詳今輒取其間辨論地界處具注括自誌下其  
緊要亦不出括自誌也恐歲久不復見括別錄故且存  
之前二段已具注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并閏四月五日  
入國別錄云閏四月十九日離新城縣五月二十三日  
至永安山遠亭子館伴使林牙始平軍節度使耶律  
壽副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梁穎二十五日入見  
二十七日入帳前赴燕二十九日就館賜燕差樞密副  
使楊益戒押宴酒二行益戒令人傳語有聖旨請立臣  
括等尋離坐於帳前與益戒壽穎等對立益戒云奉聖  
旨昨來蔚應朔三州地界公事朝廷兩遣使人詣南朝  
理辨今來蔚應兩州已是了當只有朔州一處未了終  
是難停往復未委卿等昨離南朝日有何意旨了絕臣  
括等曰河東地界並已了當只差括等來回謝益戒云  
只是蔚應兩州已了朔州地分俱未了絕臣括答云括  
等只是差來回謝此等公事不敢預聞益戒云今來係  
是聖旨宣問侍讀館使須合應報臣括答曰此事雖不

是本職不敢預聞既是承准宣命有所知者不敢不對  
昨來理辨三州地界但北朝稍有照證處盡已擗撥與  
北朝如鴻和爾大山天池子各是照據分明難議應副益  
戒及館伴梁頴皆言鴻和爾大山自來係北朝地土臣括  
答云不委北朝收得北朝照證甚多亦有十年前照證亦  
括答云南朝收得北朝照證亦有聖旨照證且說最先  
有今年照證亦有北朝差教練使王守源副巡檢張永  
北朝重熙十一年北朝差教練使王守源副巡檢張永  
勾印官曹文秀南朝差陽武寨都監翟殿直崞縣令教  
練使吳岳同行定奪以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自後順義  
軍累有公牒皆稱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豈不分白頴云  
此只是定奪蘇直聶再友地界即非兩朝地界兩朝地  
界自在近南分水嶺為界臣括答云當時先為蘇直聶  
再友侵耕過南朝地分界經理辨康定二年南朝聖旨  
豈可以瑣細民務輕聞朝廷以兩朝和好事重更不理  
會只仰以蘇直聶再友所耕地外卓立垵堆永遠為界



北朝所以差上件官吏同行定奪若是北朝腹內百姓地土何煩南朝聖旨及兩朝差官今若言所定鴻和爾大山脚只是蘇直聶再友地界既不是兩朝地界不委以南鄰著何人田土穎等無語臣評言昨來北朝國書并白劄子內理會事目如瓦窑塢李福蠻水峪義兒馬舖及三小舖西陲一帶等處南朝雖有文字照驗分白但以交驗賊蹤或捉送逃走軍人各依長連城六番嶺關子口舖並是兩朝為界去處照證界限并鴈門胡谷寨以東數寨不經治平年發遣舖分朝廷已盡其鴻和爾大山自證及更不理會並應副北朝事理已盡其鴻和爾大山自有元定界至脚下為界文字其天池又有順義軍開泰五年牒稱係寧化軍地分照驗分白今來更有甚商量穎又云南朝照驗文字在河東時見劉少卿等將出數件照驗亦是難為案據故為拖延臣評答云學士們在河東時只爭閒事幾時曾理會地界穎又云天池地分自屬北界顯然若天池神堂不屬北界因何却是北界

行牒修葺臣評答曰既屬北界因何却是南朝修葺臣  
括又云南朝廟宇自是順義軍越界橫管譬如代州若  
牒朔州云鄆陽縣解宇損漏請疾速脩葺便也可以奪  
得鄆陽縣也頴云鄆陽縣解宇損干代州是事因何牒  
得朔州修葺有何義理臣括答曰南朝天池廟損干朔  
州是事因何牒得寧化軍修葺自有順義軍橫管豈可  
便為憑據頴云今來蔚應朔三州地分內蔚應州地界  
已了只是朔州地分界至未了待讀館使因何便言回  
謝臣評答云北朝理會數字理有可否可者已從擬撥  
否者難便商量怎生不回謝臣括又云兩朝通和七八  
十年使人一往一來自是常禮地界公事括等豈敢預  
聞適為聖旨宣問使人已據確實理道開陳更有何商  
量頴又云康定二年未定界至已前以何處為界臣括  
答云以六番嶺為界頴云本是鴻和爾大山分水為界不  
委南朝却以六番嶺為界有何文字照證臣括答云若  
要南朝照證文字却照有不委北朝以分水嶺為界以

何文字照證穎云此中文字更不少侍讀且將出南朝  
照證文字來看臣括云但請將出北朝照證文字穎等  
無語臣評云自來是長連城六番嶺為界穎云有甚照  
證臣評答云自來長連城六番嶺一帶關子口鋪便是  
南北分界去處前後北朝州縣交驗賊蹤送還逃走軍  
人文牒照多便是界至去處今來南朝雖有此等文牒  
照驗分白為只是因事該指鋪分界至不是特指定屬  
南屬北文字今本朝更不論有無照據已依白劄子內  
處所據撥應副北朝了當鴻和爾專有兩朝差官立定界  
至文字及有順義軍累次公牒並特指說鴻和爾大山脚  
下為界天池又有開泰五年順義軍牒特指說係屬寧  
化軍地分並是北朝文字理道分白怎生改移穎又云  
西陲一帶地分亦有未了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遠探白草鋪分割因甚自北以西便挑下分水嶺却向  
平川中指古長城為界臣括答云此處便是分水嶺不  
向此中為界更向何處為界穎云此處豈是分水嶺分

水嶺自轉向南下去白草鋪望古長城只是平川何處有嶺子臣括答曰莫是學士不曾見彼處地形鎮著分水嶺因何却喚作平川然此分水嶺以南盡是南界鋪寨及弓箭手鋪子止殺向南更怎生去得顓曰雖有鋪子總是南界侵過分水嶺北蓋却自合拆移豈得却將鋪子為硬界臣括答云此許多鋪子自是在分水嶺南北朝素知兼有北朝聖旨照證怎生不是硬界顓云聖旨道甚臣括云蕭林牙賁來聖旨劄子內稱南朝侵過分水嶺以北蓋却小鋪子三座并義兒馬鋪皆合拆移近南於分水嶺南修蓋因何不說道土磴石跌地分侵過分水嶺蓋却鋪子并義兒馬鋪顓云土磴石跌鋪子不少劄子內不成便說得許多鋪子臣括答云若實是侵過分水嶺北即須著說有甚說不得自是不干著分水嶺後不說著更何煩理會今且說鴻和爾大山北朝更有何照據括自注云北界涿州累牒並理會西陲地界未了今顓如此爭辨臣括以此言答之顓知理屈自此

後更不曾言著鴻和爾大山天池子。穎云東西一帶盡合以分水嶺為界。固何鴻和爾大山不以分水嶺為界。臣括答云東西一帶盡以分水嶺為界。有何文字照據。穎云照有南朝州軍行過來文字照據。臣括云只是胡谷寨以東有文字尚也。憑未得于鴻和爾大山甚事。穎云既是一處照得以分水嶺為界。即東西盡合以分水嶺為界。臣括答云若是一處以分水嶺為據。盡要以分水嶺為界。即西至哥嵐軍東至灋順盡合以分水嶺為界也。如此怎去得。穎云因何說得灋順有何道理。臣括答云既云東西盡合以分水嶺為界。即須如此學士元來也。知去不得。裏臣評隨云侍讀只是設喻。穎又云天池子有何照證。臣括答云有開泰五年順義軍牒地理屬寧化軍。只此照證最是明白。其餘照有文字更不須言。穎云只是緊執定這箇文字。臣括云這箇文字不執更執甚文字。穎云這箇只是州縣一時錯誤。行遣當時官吏若在。必不輕恕。臣括答云但沒便宜底文字。便總道錯誤。

即休怎生使得顏云既是南朝地界因何乙室王及北  
界一百部族在彼住坐放馬半年有餘無人發遣臣括  
云既是順義軍有公文認下是南界地分便住坐五百  
年亦是北人不合來侵入南界地分住坐臣評曰邊上  
地界接連去處平時無事兩朝人往來樵採放牧又有  
何不可豈為時暫住坐便來侵占為自已田地臣括又  
云譬如民家去別人地內居住一世兩世若執出契書  
亦須奪却住坐半年豈足為憑南朝只是守執北朝文  
字乃是實據當時縱不發遣自是北人不合侵越後來  
又折却銷立却却十八箇烽堆七箇舖子豈是不經發遣  
相次有一人裏拳脚幞頭自近前助說臣評認是昨來  
蕭禧隨行都管高思裕臣評却云且容侍讀評與樞密  
給事館伴林牙學士說話不銷得你攬說且退思裕即  
退後臣括又云如鴻和爾大山天池子不惟有向來所陳  
逐次照據兼蕭扈吳湛國信來時有北朝聖旨為今來  
已指立烽臺標竿開掘壕塹興功建立舖寨即且依舊

北朝百姓也且教依舊各更不侵占豈不分白穎云此是蕭彪吳湛傳聖旨已行謫降了也此文字怎生使得臣括云此是北朝聖旨學士因何却言使不得穎云此是蕭彪吳湛錯認聖旨已行遣了臣括云順義軍牒即云州縣錯誤文字不經朝廷處分待不使今來朝旨又言是錯何故錯得許多今後更有照證文字只學士道錯了不成便休也更理會簡甚括等自是回謝亦難為與學士爭口舌臣括更無言稍退立穎又却云昨來北朝理會五處地界三處了當若只有此二處事體至小因何却不理會了當不知此二處元是與不是理會數臣括答云天池子元不是理會數括自注云望穎回答即引耶律榮來時劄子內落下天池子一節答之穎却不問燕蕭林牙費來劄子內亦只指著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穎沉吟思慮次臣括隨聲曰莫又待道錯穎又多說詞理大率並無照據益戒數目穎令罷臣括待其語定曰學士更說千般道理也不濟事須是要的確文字

南朝並無許多言語鴻和爾大山只八箇字曰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天池子只六箇字曰地理屬寧化軍此外非其所知更無可議論臣括又退後立益戒云今來聖旨所問如何回奏臣括答云但告樞密給事回奏括等來時只是回謝別無聖旨今來商議公事若是地界擬撥因依適來已具咨聞本朝只是守得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及地里屬寧化軍兩句確的照據益戒遂顧壽穎如此且休遂相揖就座再座酒二行益戒又云兩朝和好好事重侍讀館使早與了絕却好臣括對云有何不了絕南朝道理適來已曾咨聞自餘非括敢預穎猶持昏賴之意復申前說臣括對云兩朝和好七八十年曠古未有昨來入界見兩朝萬里農桑人民富庶此是兩朝祖宗盛德鴻美豈可以邊界小事有傷和好大體蓋是理難應副非是占却益戒云兩朝和好生靈受賜侍讀館使須體朝廷意早與了當却庶免往復臣評對云繼好息民生靈受賜誠如樞密給事之說臣括云只為南朝



照驗分白難為應副兼事亦不由使人臣評云這些土地得失不繫兩朝損益穎云北朝瞭有照驗文字為侍讀館使堅言只是回謝不肯商量料得咨呈亦不濟事臣括云南朝只是守得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及地理屬寧化軍餘外非括所知亦不煩相示穎又云只如赤渥膠段家堡也瞭有事未了在重熙十二年百姓石廷直理會疆界赤渥膠近南瞭有地里在只是侍讀館使不肯商量未欲咨聞益戒云且做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未委東西石廷直等地土合如何臣括荅云若是援引石廷直所爭地土文字即是已定却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東西地土自有照證括自注云重熙十二年順義軍曾牒代州理會石廷直地土一牒內云須指定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其意欲先認殺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却要一直向東包占古長城以南地土南北三十餘里東西瞭長臣括所以稱即是已定却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其東面地土自有買馬城及古長城止殺臣括所以言自別

有照據益戒等晚會不再言穎覺理屈却急言鴻和爾大山須是分水嶺為界且論赤堽膠段家堡臣括更不答酒六行起謝恩畢展狀與益戒相別六月一日赴橫燕次馬上壽等謂臣括曰侍讀備錄見示南朝聖旨已繳申樞密院也六月一日橫燕酒二行押宴耶律暉令高思裕傳語云皇帝差楊副樞傳宣臣括臣評各起立帳前良久楊益戒來云皇帝傳宣今日樞密院中書同進呈卿等來南朝聖旨除續有回文外其間節次行遣並先已聞達即無不聞達事其蕭禧不肯朝辭只為公事未了須至在彼商量了當所有蕭禧倚柱立不肯下堦一節待與問當此外有鴻和爾大山天池子未了當卿等必須帶得南朝聖旨來商量這起若不了當必是不絕往復臣括臣評答云謹審聖旨南朝只欲聞達恐臣括臣評蒙蔽所諭蕭禧倚柱一節待與問當深見聖意敦重和好事體候括等到南朝一一聞達臣評對云上承聖諭足見敦尚和好之體然自見行問當蕭禧已上

一節宣諭評等當一一歸奏南朝其鴻和爾天池北朝言  
未了公事使人雖聞即不敢歸奏並戒云到底來是不  
肯商量便是也不知除此外南朝皇帝更有何意肯臣  
評對曰若得本朝指揮來商議豈敢不商議顯又云蔚  
應朔三州土地兩州已了惟有朔州地分鴻和爾天池未  
了況的是當朝久來地分今來須要了當臣評云奈何  
南朝所執照據的確甚是明白但恐北朝邊臣生事邀  
功上惑朝廷未已樞密給事北朝執政大臣請試思南  
北兩朝通好七八十年兄弟姪姪情契如此不知這件  
小事消與不消如此計校益戒云事小則固是也臣評  
又云乞樞密附奏皇帝此北界議論是兩朝皇帝家國  
事或恐內外臣僚為已興議論却不敢自罷止更望聖  
帝自奮英斷早指揮了絕則好益戒云此事並是出聖  
意顯云却道是公事不出聖意便是也臣評對云評意  
道恐羣臣議論不決更乞特出自聖斷也幾時不出聖  
意來方說話次當便捉一兩字來評執使人於理不可

頴云莫館使錯臣評云評不錯是學士錯頴云這些公  
事點小臣評又云既言事小到這裡也好了當也益戒  
云地界未了侍讀館使必須別帶得南朝聖旨來此起  
須要了當今是聖旨宣問不可隱藏況前來文字盡言  
差來審行商議兼令將帶照證文字來北朝理辨必須  
帶得照據文字來臣括答云南朝元差審行商議後來  
改作回謝累有公文闕報北朝照據文字元曾承受得  
後來改回謝後朝廷却盡取去也今來只是回謝益戒  
又云侍讀館使雖用回謝離南朝後北朝再有牒去言  
鴻和爾大山等處地界未了且令使人審行商議恐到關  
推故不肯商量文字到後南朝別有指揮臣括答云都  
不知北朝再有文字到雄州後續領得本朝聖旨內坐  
却據雄州奏到北朝涿州牒却欲令括等審行商議後  
面奉聖旨沈括等元只是回謝已起發前去訖難為更  
令商議并劄下雄州令牒涿州聞達不知曾見此文字  
否益戒云也見括云此便是聖旨也更有何隱藏况兩

朝通和南朝臣僚到北朝使與北朝臣僚一般豈敢對  
聖旨不實兼地界已是了公事真不須如此理會鴻和爾  
大山天池子照據是分白又是已一一開陳訖今來使  
人更豈敢預聞他事押宴耶律暉令高思裕云天池子  
自來伊實王在彼下帳若是南朝地土何故伊實王在  
彼住坐臣括答云南朝地界文字分白自是伊實王不  
當過界住坐兼有其照據豈可不據文字只據口也暉  
又曰文字是在前伊實王下帳在後今合用前來照證  
不知合用後來照證臣括答云若要是在後照證則本朝  
修蓋鋪屋又在後若以在前為據即本朝所執文字在  
前兩頭總是南朝有道理更何須議論又云且容問  
天池神堂到了是北朝地土是南朝地土臣括答曰是  
南朝地土學士何故不知顏云既是南朝地土因甚却  
要北朝行牒修葺臣評答云昨日已曾咨問既是北朝  
地土因甚却牒南朝修葺顏又云如吳湛所傳聖旨已  
是失錯一行上下皆已行遣了也豈可便作憑據臣括

答云北朝自行遣了蕭彪吳湛括怎生得知只是據得聖旨况上項聖旨至今已是多少年歲如今却旋道是錯莫行不得益戒云些小公事北朝只是早要了當只為南朝未肯了當臣括答云南朝為早要了當所以擲撥許多地土更有甚來了益戒又云侍讀館使也合要早了臣括答云通和美事普天率土皆要早了何獨使人事理明白自是北朝稱是未了繫在北朝使人只陳說得道理了與未了括豈敢知益戒云誠是侍讀怎與奪得他朝廷事只恐別曾帶得聖旨來臣括答云實別無聖旨暈及穎只是重疊言前來曲說臣括云此等言語累曾示及皆無憑據本朝只據得文字別無商量益戒穎同言今來聖旨只是恐侍讀館使別帶得事來侍讀館使只是回謝別無聖旨便是也只如此回奏如何臣括答云只是如此梁穎猶紛紜未已臣括遂退立揖益戒益戒亦揖而退臣等遂各就座此時酬答往來約一星辰語言重疊更不備載大意止如此酒二行穎又

云北朝甚有照證文字但侍讀不肯商量更不敢奉呈  
臣括已知穎別無文字此乃延邈之詞答云學士如此  
言必是別有文字且請牢收取酒罷馬上頴又言鴻和爾  
大山事詞語極多臣初並不曾答直候頴言語稍間乃  
謂之曰不須如此繁說若有好文字只消一句學士凡  
說鴻和爾大山都不肯說着脚字恁奈何文字上總有脚  
字前來順義軍牒雖曾暗落下脚字後來累經理會今  
年蕭林牙來時劄子上已却認了也學士必應知之假  
如除却脚字也無妨只如重熙十二年七月十八日順  
義軍牒內稱六番嶺直南至鴻和爾大山四十里此處無  
脚字試請六番嶺直南打量四十里看到得鴻和爾大山  
甚處又云段家堡西南至鴻和爾大山三十里亦無脚字  
亦請打量看到甚處假令去却脚字只將地里打量也  
只打量得山脚下何況元更有脚字括更記得似蕭林  
牙持來劄子理會南側北側是如何學士因何却不說  
着頴云此是樓板雲內兩寨接界處照證這底且休且

未理會此中更別有照據在遂別說道理臣括急鞭止之曰且請休別說且請理會了樓板雲內寨界至着劄子內言樓板寨西南至鴻和爾大山莫却在東北上無學士更且寨西南甚處得鴻和爾大山莫却在東北上無學士更且子細勘會這箇是北朝自攀引底照證文字劄子內引張慶文字云樓板寨西南至雲內寨以鴻和爾大山南側為界鴻和爾大山乃在樓板寨東北穎已知劄子內所引失證故前後並不肯說着此一節臣括提問穎穎自知理屈但多方迴避不肯當穎云此項待別有咨聞這裏別有照證裏臣括遂笑之曰學士許多時在河東理辨地界却被蕭林牙了當却學士須着且恁爭辨不成總無言也學士河東時好與了却如今已被蕭林牙了當却學士纔待去這兩段田地地上做工夫莫後時也穎云是何穎却是爭功也臣括又云學士北朝名臣括在南朝久聞盛名今日事正好裨贊朝廷早了却好穎惟稱謝然言語重複不已臣括答曰括醉也不及一一奉言



且望不怪適值渡一小濶子臣括與耶律壽先過顗未  
過間臣括策馬先行顗更說話不得顗却笑顗臣評曰  
侍讀只是揀便宜處說沒便宜處便推醉也直至帳前  
馬上相揖遂散此時言語往還馬行的十餘里方分散  
初二日射弓次顗又願臣評云昨日所說地界公事  
蔚應二州已了只是朔州地分鴻和爾天池如何了絕臣  
評云此雖是小事亦無可商議但北朝皇帝指揮了絕  
即使了絕也顗又云天池子既是南朝地土自來口舖  
在甚處因甚直至蘇軾轄時方始移舖子向北下安置  
臣括答云自家地內近北取便拆移有何不可顗云自  
家地內蓋舖子因甚却領許多軍兵何用臣括答云當  
時有無軍兵括不知若實曾領軍兵前去必是怕北界  
非理約攔將官到極邊便將引軍兵亦是常事臣評云  
自家地內掘壕塹有何不可既是掘壕蓋舖須得人功  
不知當時是引軍兵差人夫來緣當時是部領人夫怎  
生今日便指作軍兵惡模樣顗又云云不已臣括答曰

此來括等奉命回謝本是傳達兩朝懽好以禮會聚不成却與學士頗舌也但請詳取文字不煩如此額又云鴻和爾大山元只是定奪蘇直地界侍讀今却要作兩朝地界恁地怎生教憑文字臣括答云文字指定鴻和爾大山脚下為界尚不憑用更憑用甚文字額云累曾奉聞元定奪蘇直聶再友地土文字云北至張家庄若當初是定奪兩朝地界何故却聲說北至此顯只是定奪聶再友田土豈得指作兩朝地界臣括答云且得學士記得元文字分白待子細說與學士若說着北至字却是南朝然有道理且得學士自記容括咨聞元是定奪文字稱東至買馬城南至鴻和爾大山腳為界西至焦家寨北至當界張家庄四至內因甚只北至獨有常界二字既只是北面至却當界即東而南面西面不是南朝更是何人地土額云侍讀道是蘇直田土北面方是北朝地分便是也恁地有何文字照據臣括云括不恁道其四至地內是康定二年南朝割與蘇直地土北面

是北界舊界東面南面西面並是南朝見今界至頽云  
有何文字照據臣括云更要甚文字頽云本朝自有照  
據未欲一一咨聞臣括云此是兩朝正行定奪底文字  
只恐更有別文字也只改移這箇不得四日就館夜  
筵酒數行頽顧壽又說起鴻和爾天池又頽臣評云館使  
侍讀莫須與他商量了臣評云只為不奉朝旨商量怎  
生敢到此商量學士累歷必亦曉得又云天池除開泰  
五年後更有甚照據臣評云有臣評因頽臣括臣括答  
云更照有文字只是此數箇文字分白的確更不須別  
文字也至如天池子太平四年二月十二日牒於天池  
子西北過橫嶺子批却簽子木一株其簽本南至南界  
約三里如此文字照多但一件文字可用後其餘更何  
必援引頽審聽之便向坐旁與高思裕番語數句如有  
共記之意臣評又云南朝照據照有今且畧陳所記耳  
頽又頽臣評曰前來侍讀說道鴻和爾大山天池子曾有  
北朝國信使帶過聖旨去定了界至怎生道不知國信

使是誰顙忘了也試言看臣括答曰是蕭扈吳湛累曾共學士理會何故得忘了顙云蕭扈吳湛帶去聖旨不知是有文字為復只是口說蕭扈吳湛來時只是口說卒無文字梁顙前來理會時蓋是記不得遂稱錯了聖旨今必是旋去探尋案卷見得只是口說却欲來賴此聖旨具在下文臣括答曰口傳聖旨顙云恁地有甚憑據蕭扈吳湛見在此當初何曾有聖旨臣括答云此是北朝聖旨學士因甚却道有甚憑據學士前日賜燕日與橫燕日兩次對制使及一行人眾稱是蕭扈吳湛錯了聖旨上下一行各已行遣了也括與學士理會言語莫往復三二十轉因何今日旋去檢本子來却道何曾有聖旨顙云上下一行總行遣了不是說蕭佖幾時說道行遣着蕭扈吳湛臣括答云是何蕭佖是治平舊址撥與北朝多少時也此回便有甚因依說到蕭佖身上此來從頭只是理會鴻和爾大山天池子因甚說行遣蕭佖有甚交涉顙云顙不曾道行遣了蕭扈吳湛臣括曰

生使諱得兼此事却有憑據當時蕭扈吳湛雖是口傳聖旨來緣南朝却有聖旨劄了坐着蕭扈吳湛言語已指揮各守地界亦請北朝依此指揮邊臣不得更有侵越此劄子是蕭扈吳湛自賣回兼北朝已有行遣文字到邊上邊上各曾有公文照會怎生諱得顏云這裏不見有文字臣括但笑而不答顏亦不因爭似有慙色酒行至十四盞臣括等共辭之顏固留堅言只十盞也臣評笑謂顏曰不是侍讀面前以榛實記數甚分白這酒巡莫不尚所賴壽顏共發笑臣括須臾評云前後學士所辨言語甚好學士不錯學士對南朝使人須着如此理辨方是也必然與朝廷家論時自須依理道前後咨聞事理學士心豈不曉言語且須着恁地不錯不錯顏云不如此須要理會歸實豈是強詞顏云北朝照證文字亦照多只是侍讀館使未見見後須知得不錯也臣括答云蕭林牙持來劄子內天池子並無一件文字照

據鴻和爾大山只引着兩件照據一件樓板寨南側為界  
底前日已咨開全沒交涉一件稱順義軍曾牒代州侍  
於鴻和爾山一帶巡邊令代州告示人戶知委代州回牒  
只稱告示人戶知委訖不知此文字何用莫是執道代  
州不曾理會至如近日北朝文字稱今年在永安山受  
禮今來館舍却去永安山八九十里不成便須在永安  
山尖上受禮也順義軍人馬從鴻和爾大山脚下巡過去  
與做鴻和爾大山一帶有何不可又不曾去鴻和爾大山尖  
上巡邊也代州何須理會既言北朝照證文字照多因  
甚劉子內只說此兩件必是此兩件是最親切底最親  
切底尚且如此其餘即不言可知穎云不然劉子內只  
是畧舉二件此中無有文字在只是侍讀不理會更不  
欲將出南朝憑據文字如何見得侍讀必將得來若見  
得南朝的確文字朝廷須有商量臣括答云文字盡在  
朝廷括非本職不曾將來臣括見穎言朝廷須有商量  
言語稍似婉順遂語穎曰兩朝通好七八十年這些事

道理如此分白不如早了却是和好各自守取道理莫  
好穎云南北和好固是好事如今地界了後更勝如舊  
日去也舊日邊上時有小爭競只為河東地界理會來  
三十餘年也至今未定奪須至時有爭競若此回了却  
河東地界今後邊上更無一事和好更勝如日前也酒  
館使早與了當着好臣括見其語似婉順遂答云公事  
已了十分但北朝道了便了也別錄又載書表司殿  
中丞知雍邱縣事王純狀稱五月二十九日北朝皇帝  
與皇子各變服來帳前稱太師及小太尉相次皇帝至  
侍讀安下帳前書表司王純鮑忻職員張履御厨李回  
指使王宣等同與皇帝相揖後地上列坐時皇子亦在  
喫茶罷王純謂皇帝曰今日天涼太師可飲京酒一兩  
杯皇帝曰好遂具酒菜相次皇帝先發問曰地界還如  
何了當張履云地界事已了蕭林牙已受了擬撰文字  
別無未了皇帝曰鴻和爾天池本是北朝地土昨因蘇鈴

輅等強來侵占今來只要依舊張履云康定年中兩朝已曾定奪蘇直所爭地土了當鮑忻云記得北朝曾差教練使王守源副巡檢張永勾印官曹文秀計會南朝楊武寨都監翟文秀淳縣令教練使吳岳指揮撥立定蘇直地土已立定鴻和爾大山脚為界此事甚是明白張履云天池南朝自有順義軍開泰五年牒稱地屬寧化軍亦是照據的確皇帝又云天池既是南朝地土因甚於天池廟左側旋蓋鋪形張履又云亦是自家地土上修蓋有何不可鮑忻因舉手謂皇帝曰北朝來理會五處地土南朝已應割了三處此兩處為已經定奪了當及有文字照據的確決難為應割北朝皇帝須是體認南朝皇帝意度便是了當皇帝又云此處地土某曾親到來遂指畫鋪形去處鮑忻張履同指李回謂皇帝曰李司徒久在河東盡知子細皇帝問李回曰蕭赧格太保曾來否回答曰今日不曾來蕭赧格太保便是蕭愛六宅皇帝曰河東三州疆界左藏甚知次第鴻和爾大山



有些爭競事為甚未了回答云聞蕭林牙昨來商量已  
了更無爭競去處已將過文字來太師必曾見上面都  
了也皇帝云只為未見道鴻和爾山分水嶺回答云此屬  
代州陽武寨自康定二年及嘉祐二年兩次兩朝遣使  
差官商量定奪了當必更難言分水嶺其鴻和爾大山北  
脚下為界更如何改得尋有皇子却坐云鴻和爾大山北  
脚與水峪白草舖相照否回答云全不忤事也其水峪  
在鴈門寨北鴻和爾大山北脚在陽武寨西相去甚遠全  
不相照望也皇子又云與天池可相照否回答云更絕  
疎遠也皇子又云其天池久屬當朝自來以橫嶺為界  
如今須要復舊回答云若北朝却要橫嶺為界柰緣橫  
嶺在冷泉村北七里以來上面有長城者是昨為北朝  
百姓杜再榮等偷侵過橫嶺南居占冷泉村本朝為北  
朝差國信使言北朝人戶也且教依舊為歡好年年不  
曾起遣只於天池立定界至若要橫嶺為界須起了冷  
泉村方得也皇子云不是也其橫嶺在天池西南上是

也被你南界侵奪也北朝天池豈是侵了冷泉村回答云西南無橫嶺除了舊長城橫嶺北回答云若說西南上近者只是於車道塢下有一小嶺子高不及二丈長不及七八十步豈得指為疆界大不是也橫嶺下脫字別無本可填又書表司王純狀今月初三日午時後有館中勾當蕭太尉呼圖克台體問得北朝太后帳前入又一裏頭巾着馳毛衫人稱姓劉呼司徒一被髮人是昨日來者譚子太保皆是北朝皇帝處人將酒一注子來純帳中請御厨李回書表鮑忻職員張履云昨來祇候不易今日無事特來勸好酒蓋良久蕭太尉問云地界事如何見說其餘總了也只有鴻和爾大山天池兩處未了如早了當甚好李回答云鴻和爾大山自康定二年因蘇直聶再友侵耕過南朝地土其時南朝仁宗北朝興宗已各差官定奪別立封疆界石壕子天池亦有南北兩朝往回文字照驗分白了當多年也更其甚事理會未了北人意尚未曉純尋就地畫形勢子細說與

北人其鴻和爾山下聖佛谷以北一帶久年以六番嶺為界後因北界人聶再友蘇直侵耕過南朝地土南朝仁宗為和好多年不欲爭競是時兩朝各差官同共重立定地界東至買馬城西至焦家寨南至鴻和爾大山北山脚為界天池地分舊以近北大橫嶺為界因北界人杜再榮侵耕過冷泉河後來定奪只於天池廟近北別立界至已了當多年別無可理會並有兩朝文字并北朝順義軍公文過來稱天池廟地屬南朝寧化軍照驗甚是云的分白南朝皇帝必不肯更移動也其被髮人又問據誰敢浪舌說話又低語謂曰昨日來者太師官燕近上朝廷最信憑他語言交我問書表若有文字國信使副因甚不且將來看過便了也純答南朝應副北朝事已了當別無可理會今只差使副來回謝更不帶文字隨行北朝自有當年往回文字業檢可以照證何須更要南朝文字但交太師自去檢看管不差錯飲罷起

又隨行李回狀今月六日離新添館路中有北界馬協  
司徒續後趕來相祇揖云閣下久住不易今來歸去熙  
是喜慶甚好事回答云別有甚喜慶好事只是且得一  
行人馬安樂回歸協又云且得兩朝再成歡好為這些  
兒疆界公事熙是煩惱昨來蕭相公梁學士為在代州  
界上住了許多時日不曾商量得些子處了當朝廷尋  
來勾只三日走馬到駕前熙受了煩惱不少後來蕭林  
牙再去南朝回雖將得文字來該說代州以東諸寨地  
界已了更不爭理只有鴻和爾大山與天池兩處未了又  
待再差蕭林牙去南朝理會却為南朝有泛使未到只  
等候商量箇次第便教過去皇帝却見侍讀館使開說  
得理道甚是明白後熙是喜歡太后亦更喜歡道與皇  
帝南朝熙是應副本國也如有些小底公事也且休恐  
惡模樣便朝廷取問蕭相公梁學士當時商量教看南  
朝意度如何肯與不肯確的逐旋聞奏但只說南朝差  
來職官一向不肯商量却只爭了一場坐位間公事不

曾了得些小疆界因何蕭林牙去了却以東數寨如今  
沈侍讀李館使來說得事理明白顯是你兩箇有隱底  
事節不聞達朝廷如此三度令分折更取問蕭林牙一  
次南界可照不肯商量其蕭林牙尋復奏南朝若不肯  
商量怎却將得回答文字來即不知邊上職官相見商  
量如何協又云與左藏代州往還甚熟後不敢浪舌說  
脫空實是如此今來北朝皇帝亦甚思想因見侍讀館  
使累說南朝皇帝重惜歡好大照應副北朝也遂亦深  
思昔年歡好更不理索鴻和爾大山分水嶺只於天池  
心為界此甚小事必是侍讀館使見後甚是喜歡也回  
答蕭相公梁學士在代州界逐次相見實即只開弔相  
織羅公事何曾的當商量地界北朝問當乃是也其鴻和  
爾大山及寧化軍天池是南朝照據分白累經兩朝差  
官定奪了當難以移改如今北朝只於回牒內帶說天  
池一節自繫朝廷不知如何使副有何喜歡協又云莫  
相次走馬報平安行時必先繳奏此事聞朝廷否回答

只是循常例奏平安更不去奏事協又云此回國信使副甚有好事諸處點集下兵馬不少未曾令取便勾當及又二年田苗薄熟人戶照是艱難今來皇帝喜歡方始一齊告示放散一國上下人民皆喜歡初五日使副進發後次日羣臣一齊入賀疆界不爭兩朝再結歡好甚是堅固也莫也知道否回答不知

癸丑提舉三司會計司上一州一路會計式餘天下會計候在京諸司庫務帳足編次從之以惠州阜民監折二錢十萬緡借廣州市易務為本錢從都提舉市易司請也仍限三年撥還 詔京東西路轉運司勘會呂升卿於太山上鐫勒文字是與不是祖宗御製碑以聞蔡

承禧言太山有祖宗御製碑升卿勒名其上故令案實  
後轉運司言所勒非御製碑乃已先是王安石亦為升  
卿言昨將碑本來石文多殘闕當是古碑上曰升卿無  
他然古碑又何用鐫勒大抵後生不更事耳承禧為御  
史即言升卿經學紕繆不當教國子且挾惠卿之勢崇  
建親黨輕傲犯法招權慢上等事章既下中書升卿亟  
自辨析惠卿又陳疾卧家承禧所論多寢不行但令究  
勒名御碑虛實踰月乃罷升卿管勾國子監

罷國子在  
七月二十

三日此據承  
禧奏議修入

詔趙居之子孫并其乳母為即所居增

展舍屋免鎖閉房室

甲寅詔兩浙淮東闕雨令相度淮東後法王古因便體

量災傷當賑濟州軍以聞

古靖之子時為司農主簿七月二十四日可見

王

安石上詩書周禮義序詔付國子監置之三經義解之

首先是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為比而上批得

卿所上三經義序其發明聖人作經大旨豈復有加然

望於朕者何其過歟責難之義在卿固所宜者傳於四



方貽之後世使夫有識考朕所學所知及乎行事之實  
重不德之甚豈勝道哉恐非為上為德之義也其過情  
之言可速刪去重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時頒行及  
進呈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  
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為比於文王誠無  
所媿上曰關雎文王之詩皆文王盛德周世世修德莫  
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兼如陟降庭止之類朕豈不自知  
其不能耶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安石曰陛下

誠或未能事事如是然陛下於陟降豈有愛惡之私心乎是乃所以為直也已而安石奏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去臣雖嘗敷奏以為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陛下盛德至善孚於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宣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為懼不以近於媚諛為嫌而上聖所懷深存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遂改撰以進上乃

頌行之

九月十二日安石云云陳瓘論曰安石初進三經義序極其褒讚神考命安石改進此聖人之

謀德也

安石退書其事乃偽造神考謙辭曰以朕比文

王恐為

天下後世笑又曰卿言當為人法嗚呼言而世

為天下

法此聖人之事也安石之言自謂可以為天下

法而謂

神考此文王則為天下後世笑詆誣宗廟可謂

甚矣凡

造神考謙辭皆用此意有曰朕頑鄙有曰朕才

力庸短

有曰朕自視未有一毫可比漢宣帝如此之類

其誣不

一愛君之士聞而流涕者豈一人哉且神考熙

寧之末

既逐鄧綰尋出安石自攬威柄陟降羣臣多取

公議凡

安石所逐無不收召故安石尤以神考陟

降為非

而誣造聖訓著于文字以舒其悖訕之氣上

與王安石論及官員不肅事安石曰震驚百里乃能不

喪也邕上曰造言法令不便者官員耳朝廷但見官員

紛紛而百姓便於新法之情無由上達安石曰誠如此

此所以要耳目得人

此據日錄二十四日事

乙卯宣政使嘉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張若水罷副都知改耀州觀察使依舊提舉四園苑若水以病求罷故也提點兩浙路刑獄晁端彥言常州違法給蔣轅官地轅乃前兩浙轉運副使俞希旦婿之總麻兄詔轉運司劾罪以聞

後得何罪當考或朱本削去新本亦削去

丙辰昭化節度使康國公承顯卒申王德文子也上自

臨奠贈太尉樂平郡王

丁巳詔權秦鳳等路提點刑獄鄭民憲相度熙河路以  
見錢茶銀紬絹分數增糴茶銀紬絹並平估毋虧弓箭  
手如有未便具以聞 上批河東饑民流往京西其間  
甚有丐食道路羸瘠不保旦暮之人其賑濟官程之才  
等宜令速往

戊午詔諸路役人以事藝試補者委提舉司點檢內老  
弱疲病經久不任教習者募人代之其弓手歲一案閱

每十人給錢千置銀牒以賞武藝優異之人 詔判都  
水監侯叔獻減磨勘二年丞劉璿一年殿直劉永年二  
年以開訾家口有勞也 詔岢嵐火山軍堪耕種地如  
均給遷移弓箭手有餘更益以西陲等寨未耕官地堪  
耕種者以漸增募弓箭手時河東與敵人分畫疆土而  
弓箭手有遷移者故籍曠土分給之 司徒兼侍中判  
相州韓琦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墮州治櫪馬皆驚  
上聞訃輟視朝三日發哀於後苑遣勾當御藥院李舜

舉特賜其家銀絹各二千五百兩匹又時遣入內都知張茂則管勾葬事又就差知安陽縣呂景陽相州觀察判官陳安民專管勾葬事許即墳造酒以備支用聽數外留占吏卒命同知禮院李清臣即其喪祭奠顧恤其家甚厚上自為碑文載琦大節又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謚忠獻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廷初執政進呈琦贈官王珪言呂夷簡贈太師中書令王安石曰琦受遺立先帝非夷簡比謂宜特贈乃贈尚書令琦

合加恩禮上即日批出無一闕者 太原府走馬承受

樂士宣言地界司韓鎮周永清今在太原府如鎮永清

赴代州日臣當同往或令臣先往上批代州等處地界

既按視了當亦無可豫議者可速指揮永清還代州

此據

御集六月二十八日事按永清以四月十七日受命本傳云永清不願行固遣之俄復命李評同往永清上章陳利害以母病乞還按是年七月十八日始命李評同分畫此時永清已還代州矣本傳似差誤當考

詔歸明人增差都監及監當未歷一任者毋得別差勾當公事



己未執政進呈軍數上謂王安石曰併營事非斷而行

之亦不能了當人盡咎卿鄭俠上書亦云爾

當考軍數具載之

是夏南川獠叛詔秦鳳路都轉運使熊本往夔路體量

安撫經制渝州獠賊

此據熊本傳實錄失不載此乃于八月七日書夔州路察訪熊本言

經制獠賊乞差秦鳳路鈐轄賈昌言量募兵効用但云  
察訪亦不云體量安撫按御集七月十一日差楊萬等

充夔州體量安撫司聽候差使又十二日改差劉從吉  
替王振募人往夔州路體量安撫熊本下聽候差使然

則本受命體量安撫審矣或又兼察訪也今依本傳載  
之六月未新舊實錄並疎畧如此更當考詳熊本集記

險篇亦云七月在通遠軍被救充  
夔州路體量安撫經制渝州獠賊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八年秋七月壬戌詔寺務司不隸開封府先是入  
內供奉官梁從政奏差提點寺務司見係開封府判官  
一員管轄恐一司不湏兩處提轄樞密院擬進依前降  
宣命上批可勘會寺務司何等事合屬開封府已而降

是詔

此據御集增入元年十月  
二月寺務司屬開封

崇信節度使知大宗正

事宗旦降彰化軍留後忻州防禦使同知大宗正事宗  
惠降霸州團練使連州防禦使從賁降左武衛大將軍  
洺州防禦使屯田郎中諸王府記室叅軍兼睦親宅講  
書王慥國子博士同知宗正丞宋靖國內侍高品盧世  
永降一官內西頭供奉官張宗禮降西京內品宗旦等  
坐不察李逢入宮宗禮坐以兵書借趙世居皆會赦特  
責降也 詔綾錦院監官李果衝替仍劾罪以聞果被

旨與工匠轉資稽留五十餘日上批果情涉不恭故罷  
又批三司視有司稽違聖旨初不行遣亦令分析後三  
司言綾錦院直受傳宣而三司不預知乃釋之 代州  
言真定府北寨卒杜辛等十六人為契丹所畧害之詔  
賜辛等家絹各二十疋後契丹復歸辛等未嘗殺也

癸亥上批河東路義勇保甲養馬每疋支錢歲計若干

速具數申

此據御集要見  
後來申到數目

知桂州劉彝言提點刑獄

許彥先轉運判官傳燮互訟燮指彥先納金珠而轉運

使李平一亦言彥先獨差官管勾告發坑冶乞移彥先

別路體量理曲之人詔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喬執中乘

驛究實以聞時彥先已除廣南東路轉運副使矣

彥先八年

三月五日除廣西憲五月二十六日改廣東漕十月二十八日又委李之純九年十月十八日結絕

甲子樞密副都承旨西上閣門副使張誠一為西上閣

門使誠一為副都承旨三年特遷之江南西路轉運

司言虔州江水漲壞州城軍營度修完用錢二萬三千

五百餘緡乞降度僧牒詔於本路寬剩役錢內給之令

轉運副使李之純提舉 右諫議大夫沈立上所集都  
水記二百卷名山記百卷詔獎之

乙丑龍圖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曾孝寬為龍圖閣直  
學士 上元縣主簿韓宗厚為光祿寺丞以宗厚興水  
利溉田二千七百餘頃賞之 詔進納出身人有旨落  
進納字者不以官戶例減役錢從司農寺請也

丙寅教八軍營陣副將左班殿直閣門祗候減景權發  
遣廣信軍景有武畧前此知雄州歸信容城縣遼人憚

之使者薦其才召見以為營陣副將又擢之而有是命  
仍召景自今移文北界假洛苑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  
詔左侍禁閣門祇候周宥母喪去職特給俸初令宥  
勾當驤驥院樞密院言驤驥院並不闕官詔特與添差  
既踰月又有是命以宥舊事東宮故也

添差據六月一日御集周宥本

未當考

戊辰兩浙路提舉常平等事比部員外郎韓正彥知相  
州琦兄子也仍詔正彥過闕賜對面諭以照管諸孤又

詔聞琦借用相州公使錢二千餘緡其令轉運司除之

正彥  
據子

已已提點淮南東路刑獄祠部員外郎盧秉權江淮等

路發運副使

七年六月十九日九月二十八日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并九月十二日呂惠卿云云

俱合  
參考

淮南發運司言自五月不雨揚楚州運河通泰

等州運鹽河皆不通舟船詔發運司開浚聽留上供錢

米給其費仍遣都水監官督視詔聞開封府界雍邱

等縣今歲放水淤田地分其未淤處清水占厯民田其



令提舉常平官按視如係民耕地蠲稅一料

辛未詔修經義檢討官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張濟葉

原闕

名劉涇候教授直講有闕日與差舉人各賜絹五十疋

王安石初議舉人酬獎欲與免解上不許

不許免解據六月二十三

日日

上批劉奉世近因相度分畫兵將遍歷涇原等

三路慮聞見人材有當達於朝廷者令具以名聞入

內供奉官宋用臣為禮賓副使以上批用臣製造諸軍

鞍轡一萬五千副皮殼鞍瓦四千面畢工皆用臣創生

擘畫省得官錢貫萬不少可優與酬獎故也

此據御集

詔

河北東西路見倚閣累年常平錢令司農寺比市估量增直聽人以穀折納仍遣官提舉

壬申中書堂後官兼提點五房殿中丞王究權發遣大

理少卿居數日又權發遣大理寺

權發遣大理寺二十一日事今并書

前揚州司法叅軍張安國為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刑

房公事王安石薦之也

十二月九日又遷

詔京東路監司各

具有飛蝗州軍及所撲滅所害田苗分數以聞 詔百

姓郭懷信逋市易司違限罰錢聽輸同延二州先是懷信自言請市易司鹽鈔既納本息猶以納不如期罰錢千五百餘緡已納百七十緡而市易司又使增納百三十緡乞輸同延二州省道路之費上批可甚會元請錢因依進呈而有是詔 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知諫院兼提舉三司帳司勾院磨勘司范百禄追一官落職監宿州鹽酒稅務曾孝寬張琥言百禄與徐禧爭李士寧獄百禄辭有不實故也

呂陶記聞云范蜀公歸成都聞子功自諫院謫宿州與予

言曰六郎除諫官時來謀欲辭免予告之曰辭得  
亦佳若就之難兩全不壞名節即壞身計今果然  
上

批訪聞通遠軍三岔堡地近累有西人叫呼理索逃背  
人口及去失牛羊地分官多不與應報或稱並無致西  
人不絕辭說久之恐生邊事可令經畧司選官一員體  
量根究如有盜牛羊投來者盡送本界還之 河北第

十九將內藏庫副使楊萬等充夔州路體量安撫司聽

候差使王安石言萬可了南川獠事也  
差楊萬等御集  
在十二日王安

石薦萬乃日錄七  
月十九日今并書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癸酉詔坑冶旁近坊郭鄉村及淘采烹煉人依保甲排  
定應保內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糾及居停彊盜而不  
覺者論如保甲法 詔以新修經義賜宗室太學及諸  
州府學

甲戌同判都水監侯叔獻言逐年開撥汴口多創作生  
河侵掘民田廣調夫役官司因緣為弊近朝廷措置惟  
用訾家店舊口及簽左故道歲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  
今河防無事可以裁損乞從本監選舉小使臣二員勾

當汴口兼領雄武埽減罷本埽巡河使臣京西都大使  
臣各二員所領河清廣濟依舊以六分為額減罷河清  
一指揮從之十八日叔獻所請可并此詔河北歸鄉流民所過稅  
百錢以下悉蠲之

丙子命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同判武學顧臨代沈括提  
舉大名府澶恩州義勇保甲韓績等圖上河東緣邊  
山川地形堡鋪分畫利害詔雙井水峪瓦窯塢分畫地  
開壕立堠增置鋪屋控扼處並依奏石門子鋪如在三

小舖外更不圻移其見安新舖以東接和爾郭寨地元非  
分畫處若北人言及即以此拒之如固爭執奏取朝旨  
其白草舖西接古長城先從北與之議毋得過分畫地  
界其古長城以北弓箭手地聽割移上與王安石日論  
契丹地界曰度未能爭雖更非理亦未免應副安石曰  
誠以力未能爭尤難每事應副國不競亦陵故也若長  
彼謀臣猛將之氣則中國將有不可忍之事矣

上與王安石論

據日錄疑此等即陳瓘所謂記訓也蓋安石實主割地之議者他書可考也此月二十八日并十月一日十一

月二十八日  
云云並合考

丁丑詔權羣牧判官祠部員外郎韓宗師改屯田員外郎初御史蔡承禧言宗師自提舉常平入為羣牧判官故事不改左曹恐中書官吏以宗師宰相子故私徇取悅詔御史臺定奪而御史臺以為轉運判官舊例依常調但轉右曹今宗師以第二任通判資序權羣牧判官與運判為一等而本房乃引正羣牧判官例改左曹非是故命改正手詔皇叔祖贈護國軍節度使河東郡



王承衍妻京兆郡君陳氏皇家尊屬進封康國夫人  
又詔河東經畧監司提舉司官體量百姓因歲饑流入  
北界人數許人首告其實數以聞所差官有嘗經體量  
前申異同者並釋罪如將來別體量今有不盡當重行  
朝典 上批檢取熙寧初始定兵額文字進入王安石  
言中書每取兵數料兵食蓋常事前此蔡挺乃令人傳  
語云不敢公然送去容密寫納緣樞密院嘗得指若中  
書取兵數即具奏故也安石因請自今乞依例應報上

從之於是安石又為上言臣不知兵數須密有何義理

也

此據王安石日錄八年七月十七日事今刪附取熙寧兵額後

戊寅太白晝見 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李評河東同分

畫地界評使遼甫還上復遣之尋有詔促評起發又欲

罷韓縝輔臣僉以為不須罷乃已

再遣李評必有故當考促評起發見御集

二十四日欲罷縝據日錄亦二十四日事王珪會要七月十八日李評同分畫地界下又云是冬復召韓縝李評赴闕賜對縝等受旨而往遂畫界至今附注此當考十二月六日癸巳縝等赴闕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當并考 閣門言諸司使至內常侍有職事非繁重而止

赴大起居者有初無朝旨例不赴常朝者有在新城外  
雖令五日起朝而隔門不能至者其類不一今請特旨  
免常朝起居如故外東西作坊八作司文思院商稅院  
內酒坊酒庫水碾磨務市易務下界倉草場王府內知  
客聽赴大起居并朝會拜表官局在新城外者聽免常  
朝起居及朝請餘並赴常朝起居所貴朝請釐務兩不  
妨廢從之 同判都水監侯叔獻監丞劉璿言近詔汁  
口并黃汴諸河埽河清廣濟兵士增募二分以八分為

額竊詳減罷客軍本欲省費若河清等例增二分則歲  
費錢糧數倍欲依舊以六分為額罷所差客軍仍詔諸  
路客軍額減五千人可并入十四日王韶論不當罷客軍招河  
清致費財上曰但當論河清可減而已罷客軍非不利  
也安石曰誠如聖旨此日錄六月二十四日今附見罷客軍招河清是月十四日及十八  
日所書要不詳當考

已卯新知明州祠部員外郎劉瑾兼相度淮南水利

詔知判官雜壓最高并未有連判之人結銜不帶同字

以中書言知判官兩員以上方稱同而侯叔獻獨判都水監乃帶同字非是故有是命 又詔官員合破諸軍

迎接者計合到任日除往還驛程前一月發遣送還者除逐程占滯毋過一月 詔淮南兩浙路災傷州軍知

州通判令監司提舉司精加體量以聞 詔濮王諸女

並視諸王女封號自縣主改郡主者凡七人

此事當考以前不視

諸王女何也

庚辰大渡河南邛部州山前後都鬼主苴剋為金紫光

祿大夫行懷化校尉大渡河南邛部州山前後都鬼主  
辛巳錄草澤王仲回為司士參軍不理選限賜錢百千  
仲回建言勅過嶺牒護民田賞之也 詔以新修經義

付杭州成都府路轉運司鏤板所入錢封樁庫半年一  
上中書禁私印及鬻之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二百千  
從中書禮房請也初進呈條貫監司失覺察私印及鬻  
之者當行朝典上嫌其太重命王安石改之安石謝誠  
如聖旨乃臣鹵莽不細看所奏之罪也

呂陶記聞云嘉祐治平間鬻書

者為監本字大難售中箱又字小有不便遂別刻一本不大不小謂之中書五經讀者競買其後王荊公用事新義盛行蓋中書五經識於先也

詔權御史中丞雜歷與正同官職

高者自從本班以御史中丞鄧綰言近歲中丞始有兼職既兼二職以上則自當從一高班序位而近者官司妄相凌越以致位序紊亂臣頃嘗申請欲令遵儀制而閣門乃分丞郎給諫為兩等獨令丞郎任中丞者依班圖序中丞本職若給諫為之則在廷立班序中丞位至雜歷則從本班如此則是中丞之位獨申於公而不得

申於私也同職異儀臣愚恐不當如此故有是詔 又  
詔進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官並先試律令大義斷  
案初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至是中書習學公事練亨  
甫言進士高科任簽判兩使職官通與一州之事其於  
練習法令豈所宜緩前此習刑名者世皆指以為俗吏  
今朝廷推恩雖厚而應者尚少又獨優高科不令就試  
則人不以試法為榮滋失勸獎之意故有是詔 詔權  
知開封府陳繹奏請孕婦犯罪許會赦恩詔經踈決情



理輕釋之 詔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公事范純粹太子中允檢正孔目房公事馬琬各罰銅六斤純粹送審官東院坐在告追開封府吏治事琬坐不承受文字也純粹初與琬爭韓絳頗為純粹解釋上不聽令送御史臺取勘及是絳又不以純粹所坐為然且言純粹有才欲別與差遣王安石言豈可因罪更升差遣上從安石言遂送審官絳力爭弗聽乃曰陛下所見如此則無可奈何即自劾

韓絳先乞罷相上謂王安石曰絳恐為范純粹不特為劉佐也事見日錄

五月十八日范純粹所坐竟未詳當求純粹事迹考究御史蔡承禧言伏聞檢正官范純粹於親情家押貼子勾開封吏人理會中書所送文字馬琬封送中書文字與范純粹今見下御史臺勘鞫緣中書政本文字動干軍國機要與羣司不同若使一有漏洩其損不細臣伏詳朝廷置檢正官之意蓋須經術文雅足謀國體多識前言往行以助宰臣有所不知得以諸訪至於點檢文字推行吏文猶為下等近年薦者不擇人材祇為進人階漸是致輕墮忽事之人得佐公府臣亦訪聞如王震王白詞場小生新登科舉吏文義理多所未明亦預此選其四人乞聖慈指揮中書大臣課其入府所行文字功最如別無異能先次廢罷公行推擇充選承禧所言純粹馬琬事與實錄異今附注此當考

權知茂州李琪奏臣竊見本州

四面並是蕃部住坐處別無城池限隔土人言每遇蕃

部小有作過則便至城下剽劫臣欲修築州城安集百姓以慰遠人之心并乞就本州招刺土兵三百人以武寧指揮為額又竊見利州路一州一縣敕內文州蕃賊入漢界作過其緣邊鎮弓箭手寨戶等如親自鬪敵斫蕃賊首級者每一賊首支大鐵錢四貫充賞如獲三人首級支賞外仍免戶下諸般差配及支移折變其鎮寨將即候得替日量功勞輕重與優等勾當或遷轉一資臣勘會本州比之文州更為極邊本州人並慣習戰鬪

曾經捕賊今乞威茂保霸等州土兵依上條酬賞上批

李琪所陳理有可取宜相度速與施行

御集二十一日事當考其究竟

行與不行明年四月十三日可參照

壬午命知制誥沈括為淮南兩浙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許遵同糾察在京刑獄詔遵

得視三路轉運使資序

視資序據遵本傳當考

太常丞知司農

寺丞朱炎權管勾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公事時遣蔡確往河南諸監變轉支賣牧馬府界闕官故也詔開

封府國子監舉人併就一處考試仍以兩處解額通計  
取人

癸未命權發遣提舉永興軍等路刑獄太常博士劉定  
大理寺丞知司農寺丞汪輔之體量根究涇原環慶廊  
延路賑濟漢蕃災傷戶有無不當貸官穀及措置乖失

事以聞

究竟  
當考

崇政殿說書同管勾國子監呂升卿權

發遣太常寺兼修一司敕升卿乞罷管勾國子監從其  
請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升卿既自辨析且乞劄付

承禧王安石白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紛紛則煩陛下

處置上乃已

升卿罷國子以承禧故也事見前月二十三日升卿欲劄已分析付承禧日錄乃此

月二十八日及八月一日事今并書之

於是承禧又奏乞罷升卿經筵職

事不報

議增入十月一日升卿出承禧乞并罷升卿說書據奏

初宰執同進呈承

禧劾升卿事呂惠卿曰承禧言升卿事連臣上曰同進

呈無害惠卿乞下升卿分析惠卿乃謁告上遣馮宗道

撫問召赴中書安石又親詣惠卿道上意惠卿於是上

表求補外者三上皆遣中使封還又入劄子上復令安

石同王珪諭惠卿惠卿再求對有旨無復請入見上曰  
無事而數求去何也惠卿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  
度不能所以求止無他願遂臣請上曰卿為參知政事  
天下事責不在卿一人何必爾惠卿曰頃安石之去一  
時乏人所以受命不辭安石復來理當決去但蒙陛下  
宣諭再三所以盤礴至今上曰卿豈以承禧故耶承禧  
言卿弟無與於卿惠卿曰縱使承禧言臣臣為參知政  
事苟自度無過豈至為之求去况臣弟分析事又如此

乎上曰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安石欲用新進卿不欲之卿欲用曾旼而安石不欲耶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况安石未嘗言不用曾旼上曰豈以安石前日敷陳承禧事滅裂耶惠卿曰安石避嫌不得不如此臣何訝之有上曰然則安石之來正宜協力何以求去耶惠卿曰安石之來一切託疾不事事與昔日異前此安石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反如此不知欲以遺之何人上曰安石何以至此惠卿曰陛下所聽既不一爭又



不勝百官紛紛莫可調御臣頃嘗略為陛下陳之至此亦誠難上曰安石必須見天下有可為之理乃肯復來惠卿曰然必是至此有不如所見故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陛下意與安石協力者多其聽不一故不安朝廷事可以無臣而不可無安石此臣所以求去也上曰安石必不忌卿惠卿曰安石於臣何忌但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勢孤助之故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謂安石之助多節之故每事難就則臣之在朝廷所補者少而所害

者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  
今使大臣有所不得盡非國家之福蓋為朝廷分別賢  
不肖是非極是難事歛天下之怨在於一身以及其子  
孫人主若不察即不免苟且滅裂而已上曰有官守者  
不得其守則去安石必不肯苟且滅裂惠卿曰惟其欲  
去所以苟且滅裂王忱不艱允協於先王成德惟說不  
言有厥咎苟為不然固未能責其不盡也陛下但致一  
以聽安石殫其學術則臣雖去猶在朝也上曰安石學

術莫了得天下事否惠卿曰然上曰卿但參貳責不盡  
在卿惠卿曰此臣所以可去也臣之所陳皆國家事而  
在臣之私又有往來其間者不去恐為天下笑上曰終  
不令卿去且但至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  
上復遣中使諭旨惠卿辭再入劄子上亦封還且詔銀  
臺司毋接文字後數日入見上曰累遣人趣卿就職未  
見稟承惠卿曰數違旨不勝死罪但臣在朝有損無補  
陛下厚恩雖不許避臣之自度終恐難勝上曰無他事

何須求去如此之堅惠卿曰臣去則陛下聽安石上曰卿無過慮且可就職惠卿曰陛下數宣諭臣以參貳安石不識何也參知政事莫是參知陛下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

者意乃在臣上曰已曉無過慮惠卿乃復就職

此已上並據蔣

靜所作惠卿家傳修入家傳又云承禧言升卿為國子監考試官而惠卿妻弟方通在高等事凡十餘條宰執進呈至上前惠卿云云今刪取其要 詔知丹州宋昌言降通判差遣文

思副使郭若虛降一官坐使遼不覺翰林司卒逃遼地

不獲也 詔晚田闕雨遣官祈禱又詔淮南兩浙等路

旱災遣官禱南嶽諸祠載祀典者仍委長吏精虔致祭

命殿前司押教三班差使臧安國定國各選少壯可

教兵士五十人教習射法候精熟取旨陞立軍額補義

勇保甲教頭安國定國景之子年少熟武藝尤知射法

甲申遣大理寺丞陳祐甫殿直楊琰度汴河岸置滲水

塘為五丈河上源如可行即計工料以聞後祐甫等言

如此興置誠便於是都水監奏請乞令琰管勾興築祐

甫提舉從之 詔淮南兩浙轉運司相度所須出糴及

興修水利斛斗之數計會發運司截留上供穀應副以

司農寺主簿王古言奉詔體訪淮浙今歲旱蝗私稼無

望民必艱食乞豫為備也

六月二十四日古受詔

乙酉職方員外郎蹇周輔權發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  
禮院請自今輟朝並輟前殿正朝如已輟而遇休假  
或坐後殿即通理為數從之

丁亥省秦州通判司理各一員以長道大潭二縣析隸

岷州故也 詔提舉京東西路常平等事太子中允方

沃贖銅十斤管勾崇福宮太常少卿趙丙降一官持服

人太子中允集賢校理許安世俟服闋與小處簽書判

官丙沃坐任大宗正丞不察李逢入宮安世坐以釵龍

刀遺李士寧也服除簽書濠州團練判官 詔武舉人

先試孫吳六韜大義共十道為兩場次問時務邊防策

一道與鎖廳人同考試馬軍司試弓馬差官監試初武

舉試格前後參錯至是始加裁定 熙河路經畧司言

夏國錫碩克鄂則爾牒稱前後為漢家蕃部偷畧人畜投  
南界累索不發遣請高太尉王團練今月癸未赴三岔  
堡與錫碩克鄂則爾鄂廸駙馬會議牒稱大安二年詔廊  
延路經畧司令保安軍牒宥州責以夏國久稟正朔今  
妄稱年號又移牒非其地分邀邊臣會議皆違越生事  
必是夏國不知未欲申奏請聞知國主其首領嚴加誡  
斷先是上批契勘近降指揮令永興秦鳳等路安撫  
司委官遍往諸城寨取問緣邊弓箭手有情願請官馬



著脚乘騎自管草料準備出入使喚者類聚聞奏即不得抑勒其河東路河裏河外亦有弓箭手人數不少即不曾核及可速依陝西逐路降指揮令經畧司委官仔細取問疾速聞奏是日進呈弓箭手願養馬上曰固知其願如此因令具府界保甲養馬數及所免物數進呈上批乃七月二日見御集進呈願養馬乃日錄七月二十七日事今附見

戊子七月二十八日詔涇原路屯泊就糧上下番正兵弓箭手蕃兵約七萬餘人分為五將副總管苗授為第

一將鈴轄和斌副之姚兕為第二將黃琮副之姚麟為  
第三將都監張繼凝副之鈴轄夏元幾為第四將王寧  
內殿承制孫咸寧並副之鈴轄种諲為第五將都監王  
光世副之別置熙河策應將副以琮咸寧為之從王廣  
淵請也

閏月十二日癸卯  
五月四日甲子

王廣淵言弓箭手蕃部見

欠錢九萬餘穀十萬餘乞許令今年秋成日於二年內  
分作科次催納上批契勘涇原弓箭手蕃部兵累年災  
傷人馬俱遭飢餓故逃亡死損數目不少今秋方有成

望稍得蘇息所貸錢斛若是併行催理實恐不易復致窘迫逃散可依廣淵所奏速與指揮上批契勘河東

分畫地界所已兩次承准北人公牒欲於雙井地分期約相見至今韓鎮等未見廻報可速降指揮令具約定

何月日與北人相見入急遞以聞

此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一日十

一月二十八日可考

是月復置真定府并陘縣徙治天威軍即縣治置軍使復河南府偃師鎮為縣廢緱氏縣為鎮德州言民宋

靖刃左肋取肝啖父丙久疾為愈

